

# 扛起「卑南學」 的文字行軍者

——訪作家巴代

| 作家與談

## Badai Interview: Sound the Bugle of Payuan through Words

| Talk to Writer

我不是爲了寫小說而寫小說，我是個文史工作者。希望把小說當成一個工具，去處理很多文化教育。



Text by 林芳儀 (特約撰述)  
Photography by 邱正驊

巴代的書房裡，其中一格書櫃擺了整排《聯合文學》雜誌，從軍旅生涯開始，他一直保持閱讀的習慣，包括武俠、文藝愛情各類不同的作品，相當雜食性，沒特別偏好哪一位作家，也沒刻意學習誰的書寫風格。他早早就有了閱讀習慣，卻遲遲沒有提筆寫作的動機，當時寫的多半是教戰守則、作戰計畫，是一些較爲生硬的文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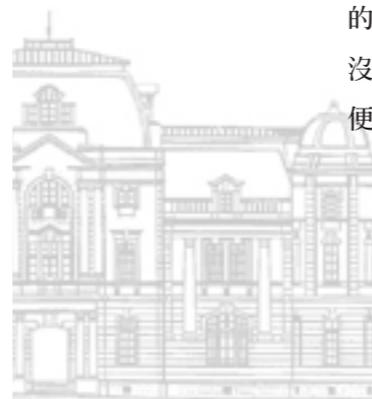
### 軟的字，硬的骨——軍職和書寫的交疊與交叉

巴代生於卑南族的大巴六九部落，在成爲作家之前，他任職於軍中多年。直至離開陸戰隊，到學校擔任軍訓教官，鐵漢碰上一窩女學生，需要扭轉軍中那套硬梆梆的應對方式。爲了同女學生相處、溝通，巴代開始提筆寫些軟性的文字，從時不時寫個小卡片開始，過了半年，文字真軟了許多。

接著他開始寫詩，一寫就停不下來，風風火火寫了一百多首，多半是情詩。當時在《聯合文學》看到一首詩作〈窗邊〉，恰巧又碰上女學生披著長髮，坐在宿舍五樓高的窗邊，忽然起心動念，也寫了首〈窗邊〉，這是巴代的寫作起點。

當年 921 大地震，巴代帶學生做災區服務，看到太多悲慘的故事，於是決定寫小說。從小小說〈距離〉開始，在 BBS 站上發表，沒多久就在《臺灣立報》上連載小說，接著又持續書寫了 20 多篇短篇小說，便開始構思長篇小說。

從現代詩到短篇小說，再到長篇小說，巴代的書寫剛開始萌芽，便如脫韁野馬一般，橫衝直撞，沒有停歇，撞出一片無邊無際的文字原野。他的軍人性格滲透到書寫狀態裡，緊湊、明快，幾乎沒有一刻浪費，一起了念頭，即刻想方設法達成。尤其顯現在他寫作的規律性，包括每一日早中晚固定的寫作時間，以及規劃大綱，構思日後的出書計畫。他精準分配時間，減少社交，14 年間出了 14 本書，多產而穩定，幾乎沒有寫作空窗期，也未有靈感枯竭的時候。他總是一開始定好架構，書寫內文的時候便很少回頭修改。



海軍陸戰隊出身的作家——巴代。

## 族語保存？文化能見度？——族群書寫的策略

過去軍旅生涯，巴代身為國家的軍人，想的盡是為國家作戰，執行指令，無暇反思自身族群議題。後來任職教官，正值 90 年代，原住民社會運動風起雲湧，巴代參與了幾場相關講習，才開始關注原住民議題，四處蒐集資料，找尋自身部落的歷史記憶。

2003 年，為了書寫部落相關的論文研究，巴代就讀臺南大學的「臺灣文化研究所」，寫出《以大巴六九部落的實踐經驗芻建卑南族巫術的理論》。2005 年畢業後，有感於論文主要只流傳在學者之間，不夠普及，於是拿著手上成堆資料，投身中長篇小說。

不寫則已，一寫驚人！巴代的第一篇長篇小說《笛鶴：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》，獲得 2008 年臺灣文學金典獎。這是卑南族第一部大河小說，原先書名僅有《大正年間》4 字，在當時擔任主編的舞鶴建議下，加上書裡的主要女巫角色名「笛鶴」，也給第 2 部冠上勇士角色名「馬鐵路」。不過，巴代還是喜歡以「大正年間」4 字來定義這兩部作品，還原一個時代的現場。

「我不是為了寫小說而寫小說，我是個文史工作者。希望把小說當成一個工具，去處理很多文化教育。」巴代表示。為了處理問題而寫小說，是他的書寫核心，因此，他的小說裡史料俱足，忠實呈現族群的生活經驗。

第一次寫長篇小說，巴代想做出不一樣的嘗試，寫出很純粹的對話。於是對話的部分，都先以卑南族語拼音或臺語漢字呈現，下方再補上漢文翻譯，不僅可以生動比擬不同族群真實說話的樣態，又可作為卑南語的語料。敘述的部分，巴代選擇不使用族語，他的目標是提高民族文化的能見度，因此需要保有一定的閱讀流暢度。



巴代家中展示許多獲獎獎盃，兩位女兒的學費，都是父親寫文章賺來的。



汗牛充棟的書房就是巴代創作的小天地。

「過去有很多作家的寫法，是為維持美感，在行文中創造殊異性，對文化的想像會很美。但我用的是中文，為什麼不用最好、最流暢、最優美的中文，讓你見到我的世界？」

後續的作品裡，巴代沒有再使用族語／漢文對照的形式，對他而言這是一次實驗，在文學的世界，他主要還是側重其中的傳達力。他說：「族語推廣、文學推廣是兩種不盡相同的路線，而我選擇後者。」

### 生活在書寫裡，在書寫裡生活——書寫的焦點與計畫

從論文到小說，巴代特別著力於卑南族的巫術，由於家裡是巫術世家，卑南族又相當重視巫術，是生活中無法分割的一部分。卑南族經常將巫術運用在作戰上，震懾敵手，書寫巫術與戰場，是巴代小說中與眾不同的景觀。

巴代篤定的說，卑南族巫術研究與書寫，捨他其誰。巫術是他小說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透過書寫，他不斷傳達一個觀點——「巫」並不奇怪，也不低階，和生活中其他儀式活動一樣自然。他說：「『巫』經常被視為低階的，然而這其實是宗教發達以前的原始形式，塑造出人、教義、場域，便形成『宗教』。這些元素『巫』都具備，差別只在於沒有張揚，沒有宮廟，沒有信徒，遇事才出動。」

而身為男性作家，巴代卻花了不少篇幅，細膩描繪出眾多女性的心理狀態。《白鹿之愛》刻劃出卑南族不同性格的女性，面對情感時，展現出的行為和心情；《最後的女王》寫女性如何治理部落，率兵征伐；亦有不少刻劃女巫的作品。

事實上，長年任職軍中的巴代，觸目所及幾乎皆是男性，並不懂得女性的行為及心理。直到擔任教官，為了輔導女學生，才開始細細觀察女性的表達方式，心理情狀，並將這些觀察運用到書寫裡。他說：「我刻意在小說中寫很多女性，女性作家寫女性是很自然的事，而由我這一個粗獷的男人來寫，相對特殊，可以帶來不同的觀看角度。」

卑南族是母系社會，成年男性離家，統一居於「會所」，等待一個女性將他「帶回家」。在家中，女性有一定程度的權威。巴代也描寫卑南族與其他族群之間，看待女性的差異。

在《笛鸛：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》當中，寫到漢人家庭裡的小媳婦自殺，這是真實發生在巴代的童年裡。他經歷了兩起自殺事件，去過自殺現場，也不斷看到漢人媳婦的重擔與卑微，因此刻劃起來特別寫實。

巴代一連出版 10 幾本著作，靈感不僅沒有枯竭，甚至每每「超前部署」。他分享箇中緣由，是生活中不經意接觸到的人，聽到的故事，往往成爲他書寫的新主題。



他總是率先規畫好預定書寫的內容，卻又不會堅持按原定計畫，臨時插進一部意料之外的作品，會帶來很不一樣的自我調整。「這也是一種維持寫作動力的方法，比起一成不變，令人感到乏味，不如接受臨時冒出的想法，隨時調整。」他說。

不過在書寫長篇小說的這些年，巴代拒絕了許多短篇小說的邀稿。他說，構思長篇小說花費過多的精神、體力，零星的短篇會打亂節奏。然而，談及未來的書寫計畫，巴代毫不猶豫地說，還有 15 部長篇正在構思。有卑南人物誌，寫卑南族的歷史人物，預計 6 部共 9 本；另外還有巫旅系列、奇幻系列。更令人詫異的是，他直接拋出一句：「75 歲之後不寫長篇，開始寫回短篇。」

巴代認爲，雖然計畫總是趕不上變化，但是沒有計畫的人生，會浪費太多精神在向左、向右，不斷搖擺。所以除了透過書寫來傳遞卑南族文化，巴代也催生出「卑南族教育論壇」以及「卑南學學術研討會」，目前已各舉辦第四年，徵稿對象除了學界，也包含部落在地人，兩相互補，激盪出精彩火花。他也爲了編「卑南學」研討會論文集，親自操刀排版，甚至爲每位發表人設計一個專屬封面。

他說：「把這一輩卑南族研究者摸索的過程記錄下來，將來回頭看自己寫的，他會有不一樣的感受。我比較在意的是成長過程，而不是多完美的產物，只想鼓勵他們繼續做下去，持續參與卑南族研究。」

軍人出身的巴代，較晚才步入文學和學術領域，卻以旺盛的好奇心、極高的行動力、巨大的自制力，讓卑南族文化被看見，不啻爲一名「文史工作者」。

1 巴代與妻子蕭素惠的專屬書票。

2 每一本著作出版前，巴代會請影印店裝訂成樣書，親自校對數遍。



巴代 (Badai)

臺灣原住民文學代表人物之一，出身卑南族 Damalagaw (大巴六九) 部落。成爲作家之前曾是軍人、教官，後因緣際會開始寫作，作品以取材自原住民族群歷史與文化的小說爲主。同時身爲部落文史工作者，主持「卑南學論壇」，致力於卑南族文化的推廣。巴代以自律聞名，以平均一年一本的速度出書，其寫作生涯獲獎無數，曾獲山海文學獎、金鼎獎最佳著作人獎、臺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、吳三連獎、全球星雲文學歷史小說獎、高雄文藝獎等，堪稱最會得獎的作家。最新作品爲 2019 年出版之《月津》。

## 巴代作品年表

